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

基金会报告系列

农业与生计

Global Trends in Tobacco Production and Trade

作者：Romita Shah、Dianna Bartone、Richard Ferguson

致谢

作者希望感谢西苏格兰大学商企学院非洲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CAREED) 教授兼主任及 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 农业与生计团队顾问 John Struthers 博士、基金会研究与科学部主任 Michael Johnson 博士审核本报告。没有基金会主席 Derek Yach 博士和基金会农业与生计部副主席 Jim Lutzweiler 先生的鼓励，这项工作无法完成。

执行摘要

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尽管控烟组织和公共卫生组织专注于烟草生产，并阐明了推动这些转变的若干关键趋势，但对烟草贸易的模式却知之甚少。要了解全球烟草经济和其中的主要参与者，需要对烟草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形成更完整的认识，包括烟草的生产、未加工烟叶的交易、将烟叶加工成各种烟草制品以及烟草制成品的交易和消费。与许多其他商品一样，烟草拥有其不断演变的独特供应链。本报告的重点在于了解未加工烟叶的生产和贸易模式。

报告的开头阐述了过去二十年来烟草生产的关键趋势。显然，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的高收入国家转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即便如此，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美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在调查期内仍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烟草产量已显著减少，剩下中国、巴西和印度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主导着全球烟草生产。全球烟叶供应量的近三分之二都来自这三个国家。

然后，报告概述了全球烟草贸易的同期趋势。其中有几个关键趋势愈加明显：

- 全球烟草生产的区域转移至少部分地反映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烟草贸易模式中。
- 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大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三大生产国，在全球烟草供应中扮演着突出而独特的角色。相对于巴西，中国和印度的批量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其国内市场（在全球层面拥有庞大的消费群）。这两个国家都将成功地抓住了生产以外的烟草价值链增值环节，进入制造领域。其他中低收入烟草生产国似乎也急于效仿。
- 更为详细的各国烟草进出口情况分析指出，中国正日益成为重要的进口国，这可能表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例如，从巴西到中国）呈上升趋势。
- 北美洲和欧洲的高收入国家总体上仍然是未加工烟草的最大进口国。尤其是在 2016 年，比利时-卢森堡成为世界第一大未加工烟草进口地区，第六大未加工烟草出口地区，这两方面与 1996 年相比均实现了巨大增长。正如本报告所讨论的，这种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可能很复杂，并且由多种因素造成。

报告的结尾探讨了这些趋势对未来控烟工作的影响。

作为 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下文简称“基金会”或“FSFW”）的首份此类报告，本文旨在初步概述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全球新兴趋势。未来的报告将加深分析，可能包括烟草制成品、按烟叶类型划分的烟草生产细分，以及扩展到其他烟草制品类型的相关预测（在数据可用时）。例如，随着减害产品（例如，电子烟）占据市场份额，此类产品在全球的消费增长已经对烟叶种类的生产和贸易流通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黄花烟草，据称其尼古丁浓度更高）。

介绍

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生产和贸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尽管已对此期间的全球烟草生产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关于全球烟草贸易和流通的变化却鲜有人知。本报告旨在初步尝试解决这种不平衡。报告的开头简述了相关方法，然后总结了全球烟草生产的关键趋势。接下来，报告探究了全球烟草贸易的关键趋势，并特别关注烟草贸易的转变如何至少部分地反映烟草生产的转变，强调了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南南”交易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报告的结尾研究了此类趋势对控烟工作的影响。

方法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所有烟草生产数据均参考 FAOSTAT 中的作物生产数据。FAOSTAT 是联合国 (UN) 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统计数据库。[1]FAO 将烟草（FAOSTAT 商品列表代码 0826）定义为“未加工的干烟草，包括未去茎或去梗或部分或完全去茎或去梗的废料。” FAOSTAT 通过调查问卷、国家级刊物或国家级网站从 FAO 成员国获取数据。

所有烟草贸易数据均取自 Base Pour L’Analyse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ACI)。BACI 是由领先的法国国际经济机构 Centre d’É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开发的世界贸易数据库。[2]BACI 采用原有方法调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进出口国家声明之间的差异。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 BACI 均按照协调制度 (HS) 商品分类方案定义烟草。本报告中的未加工烟草贸易数据是指“未加工的烟草；烟草废料”(HS-4 代码 2401)（使用 1992 版 HS 商品分类方案获得最大可用时间）。应注意的是，这两个商品类别的定义完全一致，但两种来源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存在差异。根据来自 BACI、FAOSTAT 或两者结合的数据，图表和地图使用 PC 版 Stata/SE 15.1 创建。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告专注于未加工烟草或烟叶，因为这代表了烟草业价值链的上游段，是基金会的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下文简称“ATI”）的主要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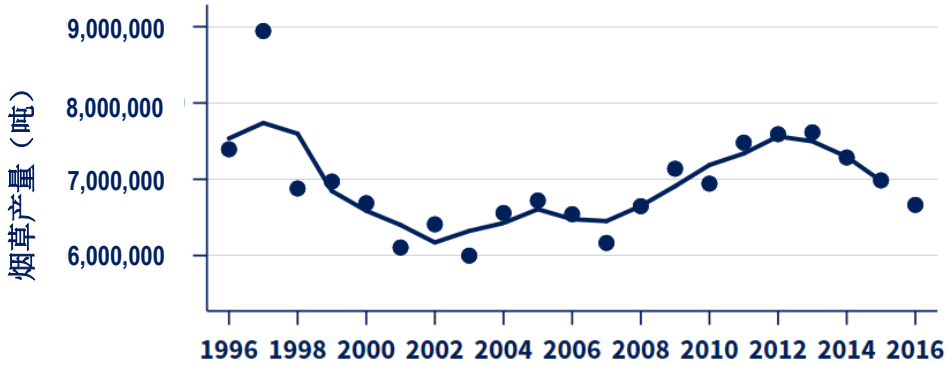
全球烟草生产模式

过去十年，全球烟草产量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的特点（图 1）。考虑到全球烟草年产量从 1996 年的不到 740 万吨增至 1997 年的近 890 万吨，然后 1998 年又降至 690 万吨左右。[1]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年际变化，但全球烟草产量的长期趋势似乎趋向平稳。如果我们将 1997 年的近 890 万吨产量作为二十年一遇的例外情况，那么过去二十年的年产量保持在 600 万至 760 万吨之间。[1,i]

图 1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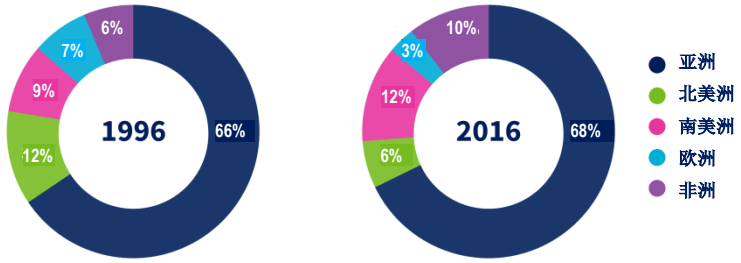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在区域层面的烟草产量分析表明，过去十年存在从欧洲和北美洲等高收入大洲向非洲、亚洲[ii]和南美洲等中低收入大洲明显转移的情况（图 2）。[1] 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欧洲和北美洲在全球产量中所占的总体份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从 19.2% 降至 9.4%，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份额从 80.7% 增至 90.5%。[1]

图 2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各区域烟草产量百分比。

过去十年，欧洲和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占全球烟草产量的百分比出现萎缩，而非洲、亚洲（包括大洋洲）和南美洲的百分比则有所增加。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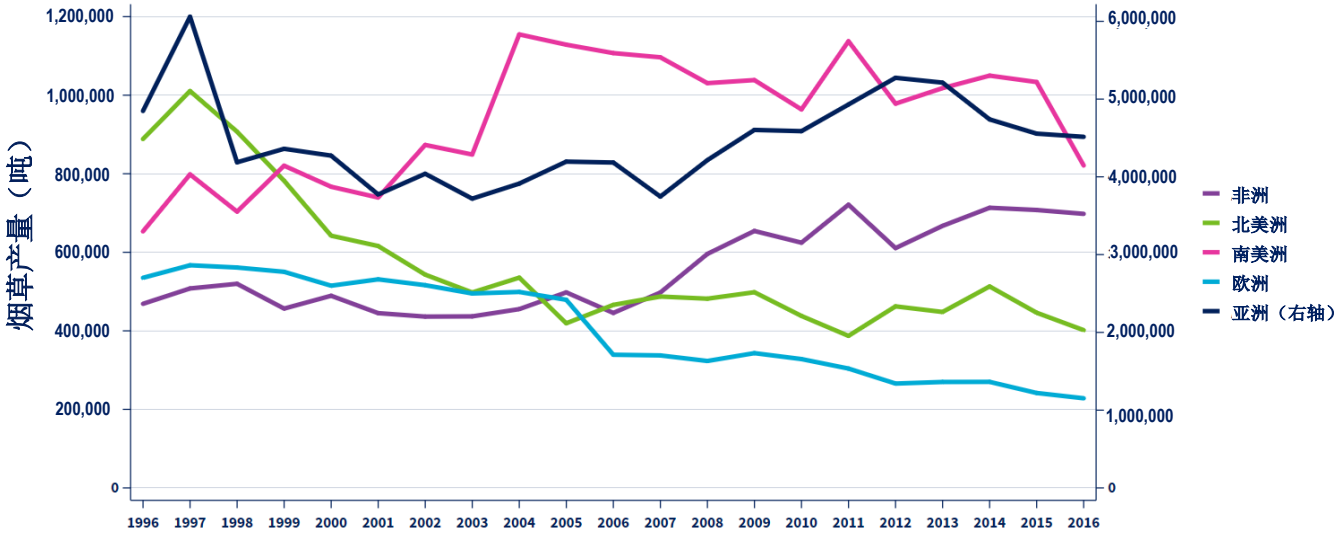
[i] 如果考虑到此期间的世界人口增长，则表明在此期间人均烟草产量呈下降趋势。
[ii] 亚洲包括大洋洲。相对于所有其他区域，大洋洲的烟草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洋洲包括密克罗尼西亚、斐济及所有波利尼西亚地区，新西兰除外。
[iii] 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的比例之和可能达不到 100%。

产量的绝对水平（图 3）也随时间出现了类似的变化。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欧洲的烟草产量从 535,000 吨降至 228,000 吨，北美洲同期从 888,000 吨降至 402,000 吨。[1] 这意味着两个大洲的产量均减少过半。在同一时期，非洲的烟草产量从 469,000 吨增至 698,000 吨，增幅为 49%，南美洲的产量从 653,000 吨增至 821,000 吨，增幅为 26%。[1] 亚洲同期烟草产量从 484 万吨略微降至 451 万吨。[1]

图 3

1996 年至 2016 年各区域烟草产量（吨）趋势。

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等高收入大洲转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等中低收入大洲。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产量的增长主要由中国、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推动。截至 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五个国家入围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之列，包括津巴布韦（第 6 位）、赞比亚（第 7 位）、坦桑尼亚（第 9 位）、莫桑比克（第 11 位）和马拉维（第 13 位）。[1] 在这些国家，烟草是主要经济作物，为当地经济提供急需的经济贡献。例如，2016 年，烟草出口占马拉维商品出口总收入的 59%，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依赖烟草的国家。[2,iv]

在此时期，以下四个国家仍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巴西、印度、中国和美国。[1] 但美国的占比随时间而减少。尽管美国仍为全球第四大生产国，但其目前的产量仅占全球烟草产量的 4% 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约占 42%，印度占 11%，巴西占 10%。[1]

[iv] 该数据来自 BACI 贸易数据库，计算方式为：2016 年烟草出口额/2016 年总出口额 = 550,148,000/932,203,000 = 0.59。

全球烟草贸易趋势

全球烟草贸易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发生了区域转移，主要经济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全球交易的烟叶量从 216 万吨增至 235 万吨，每年平均增长约 2 万吨（图 4）。[2] 未加工烟草的出口是烟草价值链的最早环节，始于烟叶的种植，正日益集中于中低收入国家。[3]之后就是对烟草进行加工、制造、分销并作为烟草制成品销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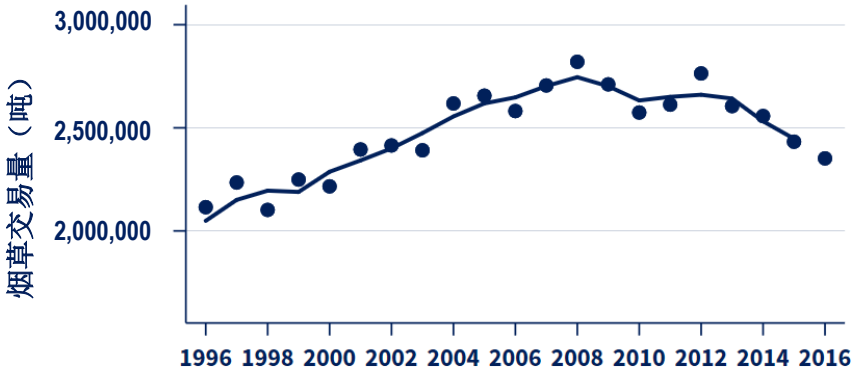
过去十年，烟草生产从欧洲和北美洲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发生的区域转移部分地反映在贸易模式中（图 5)。[2] 北美洲烟草产量的下降伴随着该区域烟草出口量的下降，出口量从 1996 年的 345,000 吨降至 2016 年的 209,000 吨。[2] 这种下降似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在美国，可能是因为现在美国制造的卷烟中烟草量比几十年前减少了 40%，由于联邦价格支持计划，种植烟草比其他国家更贵，并且由于 1998 年卷烟制造商与州检察长签署了《总和解协议》，使需求量显著下降。[4]

非洲和南美洲产量的增长伴随着这些区域烟草出口量的相应增加。非洲的烟草出口量从 1996 年的 355,306 吨增至 2016 年的 434,799 吨，南美洲同期从 377,273 吨增至 602,671 吨。[2] 这种增长主要由这些区域的少数国家推动，包括巴西和非洲“五大”国（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马拉维）。[2]

图 4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未加工烟草的烟草交易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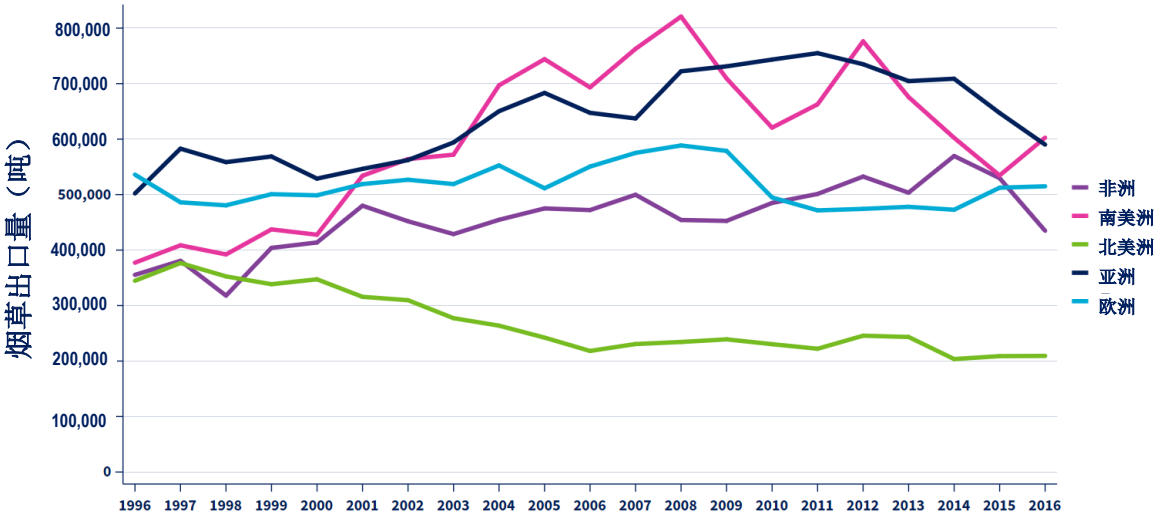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BACI 的数据创建。[2]*

图 5

1996 年至 2016 年各区域烟草出口量（吨）趋势。

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烟草出口量呈下降趋势，而非洲和南美洲的烟草出口量则呈上升趋势。亚洲的烟草出口量略微增加，而欧洲则保持稳定。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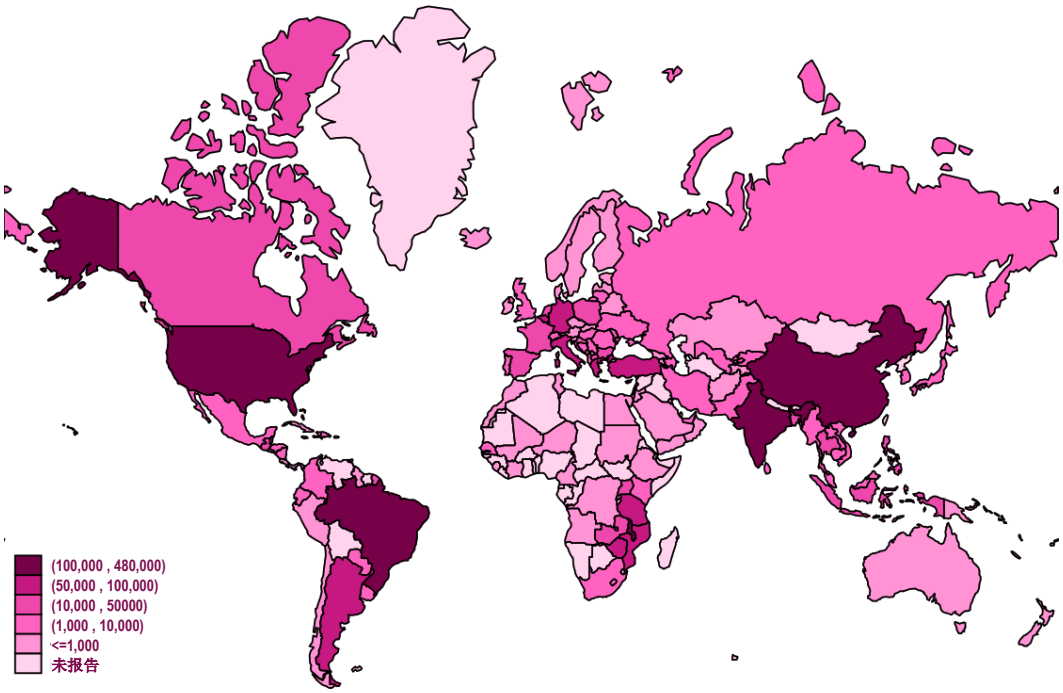
在国家层面的趋势分析表明，世界主要的烟草生产国不出所料也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出口国（图 6）。这主要以巴西、中国和印度为首（表 1）。在整个调查期内，巴西仍为最大的烟草出口国，而中国的排名从 1996 年的第九位攀升至 2016 年的第三位。[2] 同时，印度的排名从 1996 年的第八位快速攀升至 2016 年的第二位。[2]

美国作为出口国的重要性随时间逐渐降低。1996 年，美国出口了 248,939 吨烟草，使其成为该年的第二大烟草出口国（仅次于巴西）。[2] 到 2006 年，该数字已降至 170,604 吨，使其成为第三大烟草出口国（次于巴西和马拉维）。[2] 而到 2016 年，出口量进一步降至 152,392 吨，使其成为该年的第四大烟草出口国，排在巴西、印度和中国之后。[2] 再加上马拉维，这些国家便是目前世界前五大烟草出口国。[2]

图 6

2016 年世界各国烟草出口量（吨）。

按出口量排序，最大的烟草出口国依次为巴西、印度、中国、美国和马拉维。在整个调查期内，巴西仍为第一大出口国，而中国和印度最近几年已赶超马拉维和美国。



来源： *该图示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表 1：

1996 年、2006 年和 2016 年按数量排序的最大烟草出口国。

1996 年		2006 年		2016 年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巴西	293,093	巴西	567,270	巴西	478,857
美国	248,939	马拉维	184,310	印度	204,307
津巴布韦	171,702	美国	170,604	中国	161,515
土耳其	158,632	中国	159,512	美国	152,392
意大利	143,644	印度	157,841	马拉维	125,789
希腊	139,570	土耳其	127,780	比利时-卢森堡	93,929
马拉维	107,322	阿根廷	103,536	阿根廷	92,961
印度	95,695	意大利	103,391	津巴布韦	88,204
中国	74,005	希腊	91,844	坦桑尼亚	79,835
阿根廷	57,455	津巴布韦	65,639	意大利	75,307
总计（全球）	2,020,682	总计（全球）	2,445,725	总计（全球）	2,399,690

来源： *该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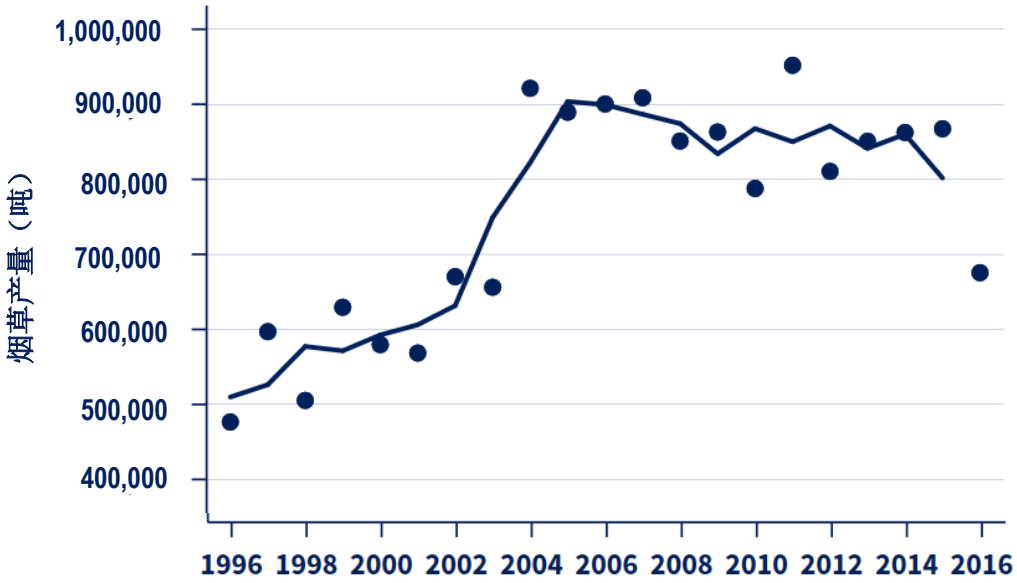
1996 年，巴西生产了超过 477,000 吨烟草，出口了 294,000 吨 (62%)。[1,2] 2007 年达到峰值，产量超过了 909,000 吨，出口量超过了 633,000 吨 (70%)。[1,2] 自此以后，产量徘徊在 676,000 吨至 952,000 吨之间，而出口量则徘徊在 460,000 吨至 688,000 吨之间。[1,2] 但过去二十年，产量和出口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该国的产量每年增加约 17,000 吨，出口量增加约 12,000 吨（图 7 和 8）。[v]

巴西出口烟草的规模尤其值得关注。过去二十年，该国一直是领先的烟草出口国，最近几年，占据了所有烟草出口量的约五分之一。[2] 2016 年，这些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vi]（78,219 吨）、美国（53,388 吨）、中国（42,631 吨）、俄罗斯（32,140 吨）和德国（18,286 吨）（图 9）。

图 7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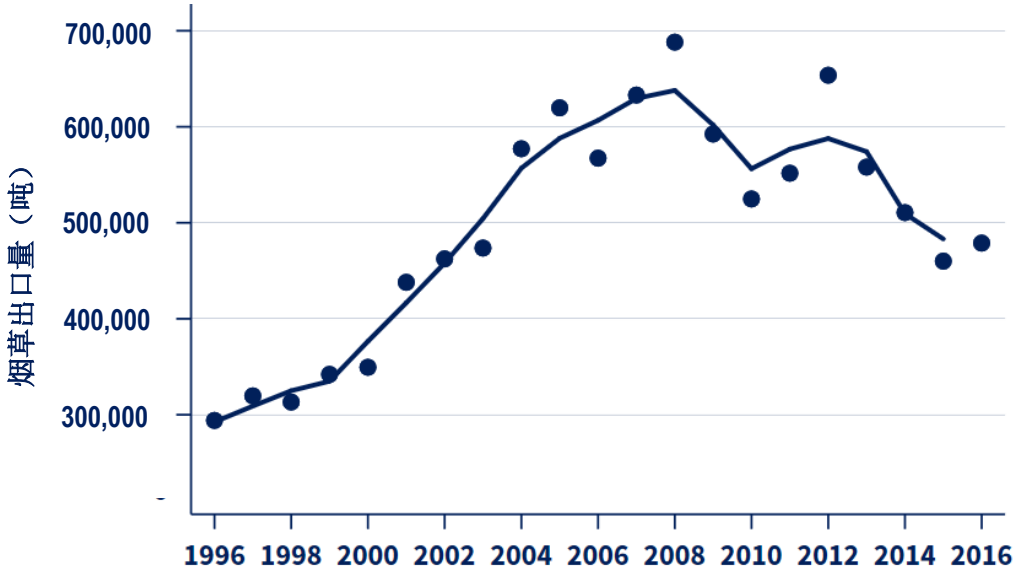
[v]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vi] 该数据集将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一个实体。因此，我们无法区分两国之间的出口量。据推测，与内陆国家卢森堡相比，数据中观察到的大部分“比利时-卢森堡”出口量主要包含向比利时的出口（鉴于该国拥有安特卫普港口）。

图 8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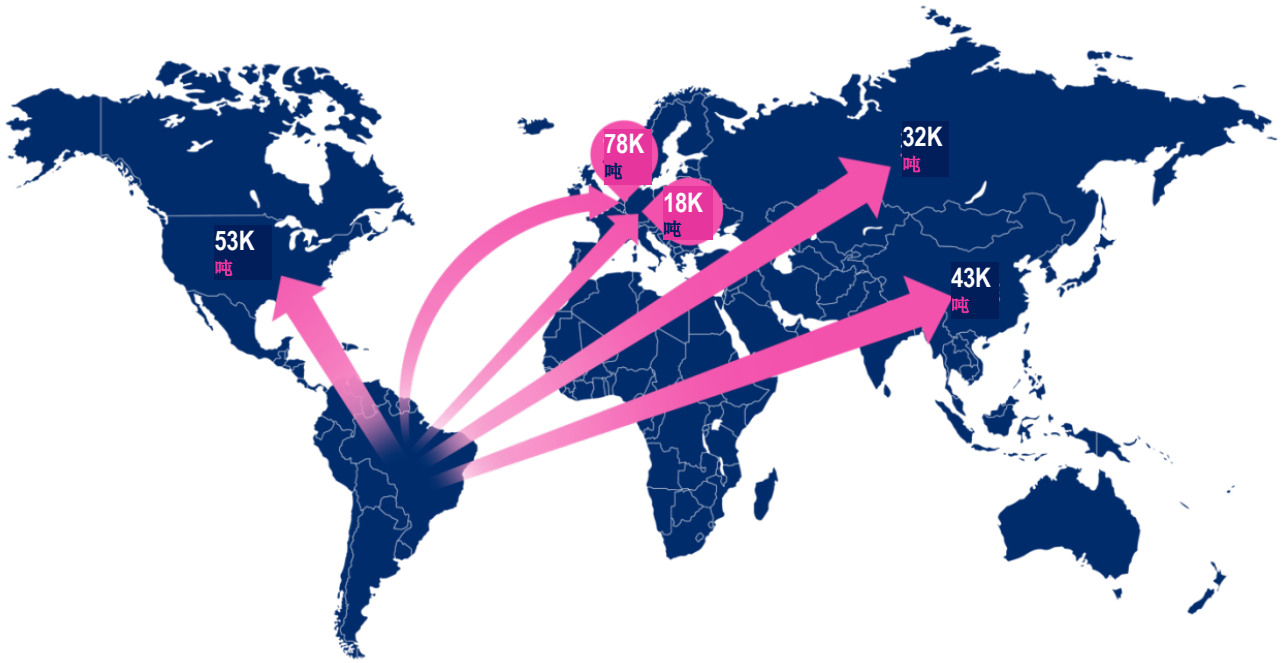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图 9

2016 年巴西烟草出口的首要目的地。

按出口量排序，巴西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78,219 吨）、美国（53,388 吨）、中国（42,631 吨）、俄罗斯（32,140 吨）和德国（18,286 吨）。



***来源：**该图示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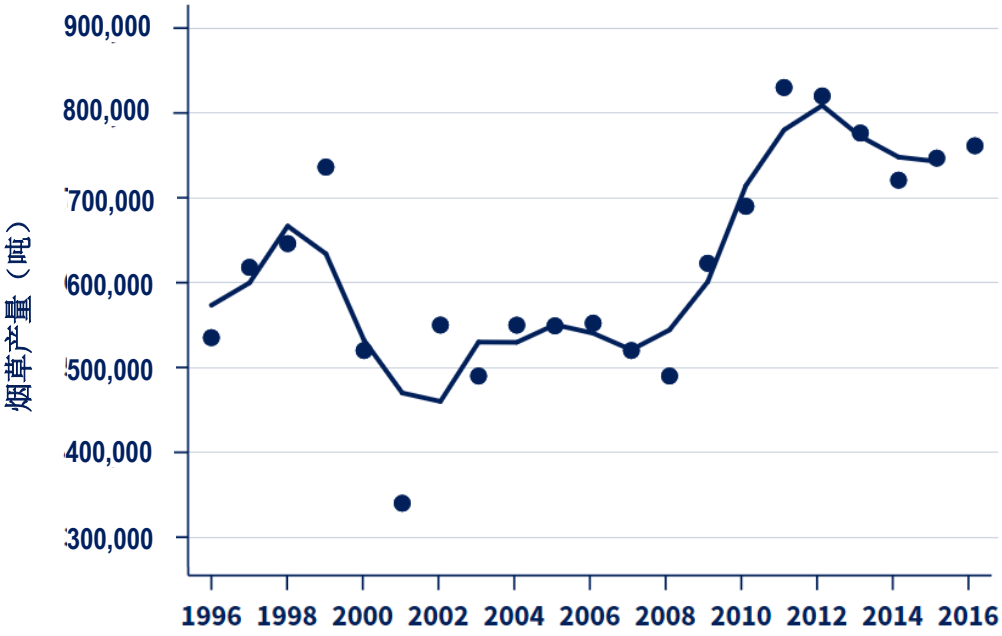
印度

1996 年，印度生产了超过 535,000 吨烟草，出口了 96,000 吨 (18%)。[1, 2] 尽管产量和出口量随时间出现了相当大的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过去二十年，产量每年增加约 12,000 吨，出口量每年增加约 7,000 吨（图 10 和 11）。[vii]最近的 2016 年，该国的烟草产量超过了 761,000 吨，出口量超过了 204,000 吨。[1, 2]

图 10

1996 年至 2016 年印度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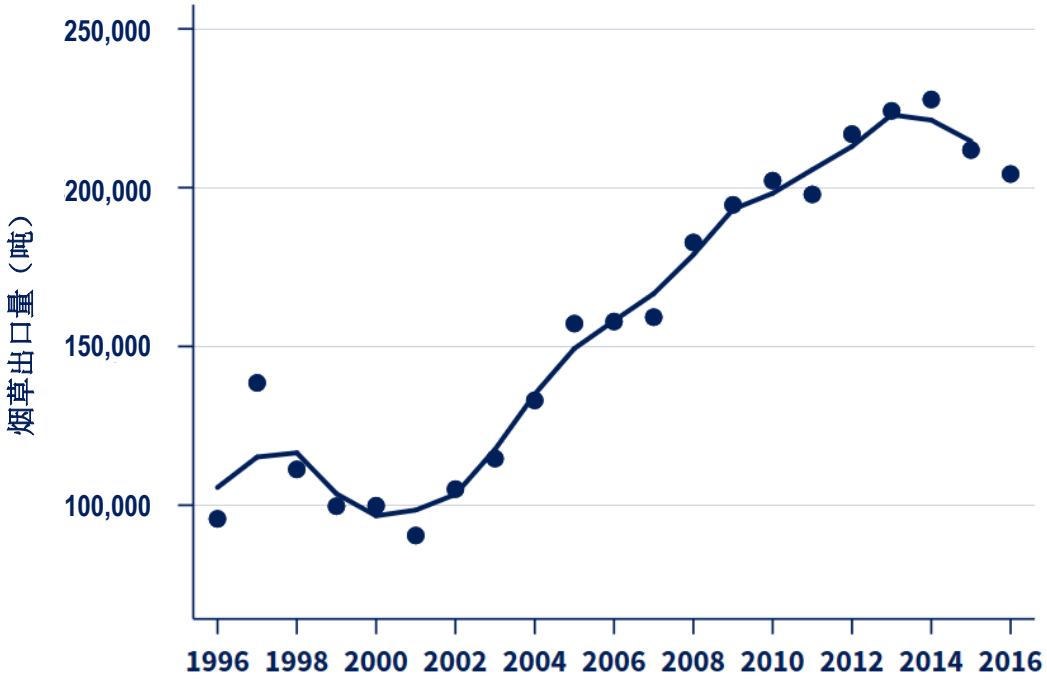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vii]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图 11

1996 年至 2016 年印度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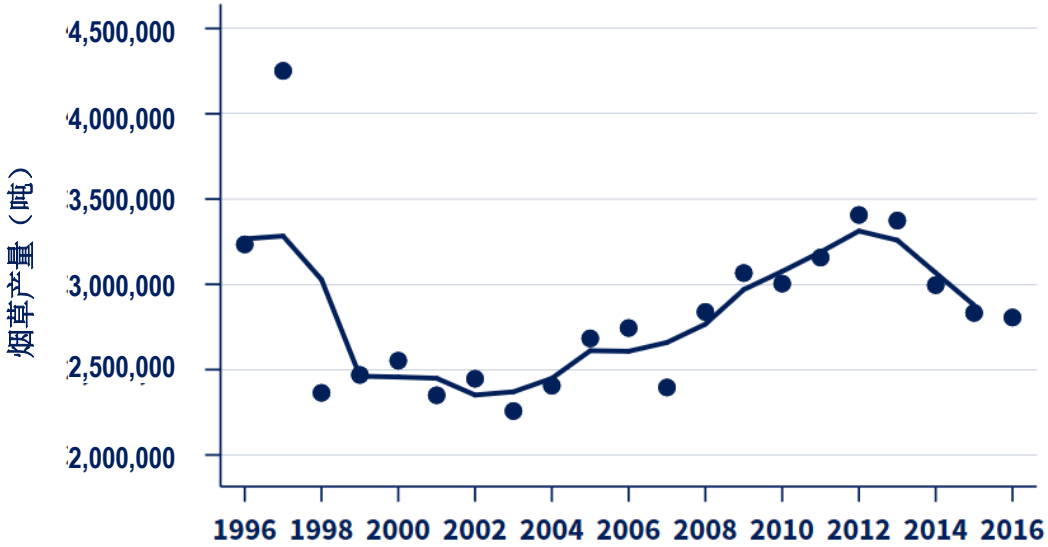
1996 年，中国生产了 3,234,000 吨烟草，但仅出口了 74,000 吨，占其作物的约 2%。在随后的一年里，产量激增至 4,251,000 吨，但出口仍然保持在 2% 左右，只有逾 91,000 吨运往国外。1998 年，产量暴跌至 2,364,000 吨，但从此之后一直呈上升趋势，从 2012 年起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其在出口作物中所占的份额保持在 5% 至 8% 之间。[viii]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烟草产量每年增加约 11,300 吨，出口量每年增加约 5,400 吨（图 12 和 13）。[ix]

[viii]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ix]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图 12

1996 年至 2016 年中国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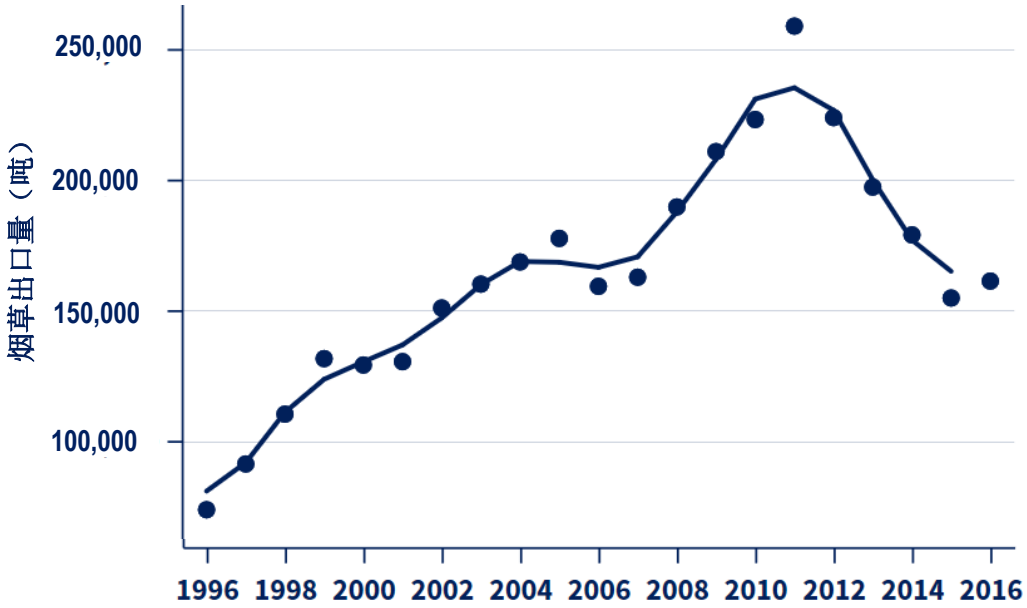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图 13

1996 年至 2016 年中国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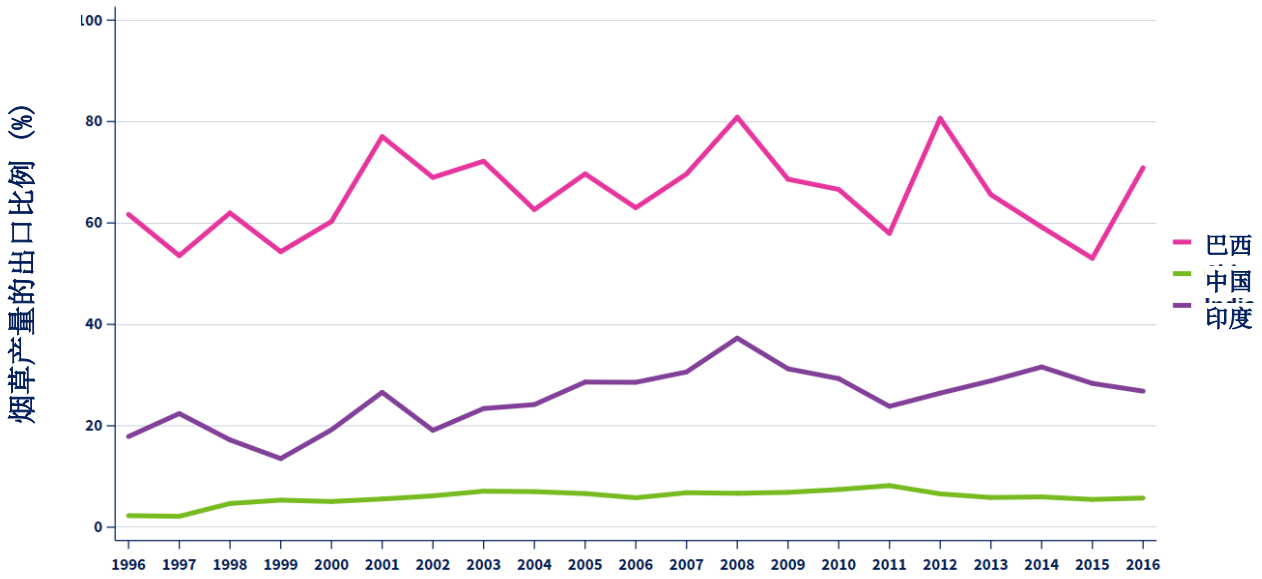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烟草价值链概况

尽管这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烟草产量和出口量都有所增长，但似乎只有巴西出口了其生产的大部分烟叶。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巴西的烟叶出口量介于 53% 至 81%（图 14）。相比之下，中国出口的烟草仅占其产量的很少一部分，近年来不超过 8%。[1, 2, x] 同样，印度出口的烟草也仅占其产量的一小部分，在最近几十年中从未超过其烟草总产量的 37%。[1, 2, xi]

中国和印度烟草出口份额相对较小，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地方烟草制造能力的增长足以供应两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这两个国家不是简单地种植烟叶，而是成功地抓住了烟草价值链中更有利可图的下游环节：制造、分销和销售。在此期间，他们设法发展了这个行业，并对整个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在这个领域创造了就业和收入，如下文所述。

图 14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中国和印度烟草产量的出口份额（吨）。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创建。[1,2]*

在中国，烟草行业由一家公司，即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国烟草）主导。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中国烟草在消费量达全球卷烟 40% 的巨大国内市场中享有垄断地位。[5]因此，中国烟草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制品制造商，占世界卷烟产量的 38% 也就不足为奇了。[6]中国烟草拥有约 130 家烟草制造厂，在 33 个省份雇佣了 51 万人，每年贡献 7% 至 11% 的政府税收。[7]

[x]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xi]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另一方面，在印度，烟草制造业的格局更加多元化，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例如 ITC Limited，该公司在分布于 6 个邦的 5 家工厂和 3 家脱叶厂雇佣了 2.6 万名员工。[8]其他合资企业包括 Godfrey Phillips India（Modi Group 和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之间的合作伙伴）和 VST Industries，以及其他许多规模较小的国内公司。

为了跟上这一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烟草生产和出口大国也相继效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渴望抓住烟草价值链的其他环节，要么已经扩张，要么正在密切关注扩大国内产能的机会以纳入烟草相关制品的加工和制造。[9,10,11,12,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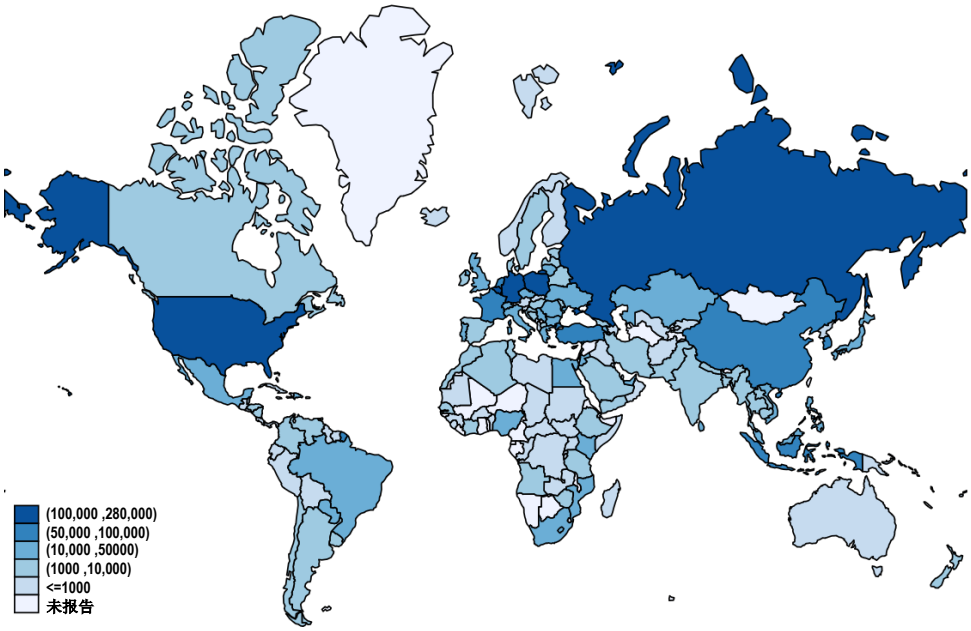
烟草进口国

未加工烟草的最大进口国位于高收入的大洲：北美洲和欧洲（图 15）。[2] 更具体地说，美国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总体上仍是最大的进口国（表 2）。[2]

图 15

2016 年世界各国烟草进口量（吨）。

按进口量排序，最大的烟草进口国家/地区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俄罗斯、德国、美国、波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来源：**该图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发生了重大转变（表 2）。例如，美国的烟草进口量从 1996 年的 331,091 吨降至 2016 年的 153,602 吨，而比利时-卢森堡的烟草进口量从 1996 年的 59,573 吨增至 2016 年的 278,037 吨，几乎增长了五倍（见表 2）。2016 年，比利时-卢森堡成为世界第一大未加工烟草进口地区，第六大未加工烟草出口地区。该地区没有进入烟草制成品（卷烟）的前 15 名进口地区或出口地区之列。下面的方框 1 对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表 2

1996 年、2006 年和 2016 年最大的烟草进口国家/地区

1996 年		2006 年		2016 年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美国	331,091	俄罗斯	266,783	比利时-卢森堡	278,037
德国	195,475	美国	249,326	俄罗斯	181,038
英国	173,757	德国	199,782	德国	159,216
俄罗斯	118,134	比利时-卢森堡	166,524	美国	153,602
荷兰	101,006	荷兰	124,844	波兰	104,836
日本	91,849	埃及	98,423	印度尼西亚	92,892
法国	63,361	法国	81,684	中国	89,801
比利时-卢森堡	59,573	菲律宾	78,904	荷兰	77,397
西班牙	53,686	乌克兰	72,973	土耳其	76,323
土耳其	48,367	波兰	66,328	法国	62,339
总计（全球）	2,010,881	总计（全球）	2,484,724	总计（全球）	2,209,553

***来源：**该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方框 1

比利时-卢森堡的特殊情况

比利时-卢森堡未加工烟草进口量的大幅增长值得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在全球未加工烟草进口国家/地区中，该国的排名从第八位攀升至第一位，大部分进口来自（按数量排序）巴西、马拉维、坦桑尼亚、意大利和印度。[2] 这种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很复杂，并且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其作为一个“虚拟自由贸易区”的职能、物流吸引力和相关的海关效率、大型仓储设施、完善的港口烟草交易所，以及欧盟的建立（拓宽和扩大了通过港口进行贸易往来的区域可达性；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文）。[15,16,17,xii]

从历史来看，安特卫普港拥有世界上部分最大、最先进的烟叶和卷烟仓库。[16] 因此，围绕烟草贸易建立起来的市场和分销网络已经很完善。[16] 这种物流能力使安特卫普港对烟草贸易从业人士特别有吸引力，并且可能使该港口（至少在烟草行业）胜过荷兰的鹿特丹港。[16,xiii]

此外，欧盟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安特卫普港的发展。例如，其中一项监管变化包括扩大过境制度，即暂停对经领土过境的货物征收关税、货物税和增值税（但是在到达最终目的地时仍然要征收进口税、关税和税款）。[16]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过去二十年来比利时-卢森堡进口量的快速增长。

欧盟自由过境制度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极大地刺激了欺诈和走私行为。刺激因素在于将原计划运往欧盟境外的进口商品转为在本国境内销售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因为这些产品原本打算根据欧洲制度免税过境，但却在境内以税后价格非法出售。[16] 尽管对未加工烟草的这种欺诈、走私和转移用途的规模和范围研究很少，分析也已过时，但过去对欧洲境内卷烟的这种欺骗行为已有充分的文献记载。[16] 例如，欧洲议会的一项研究估计，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每年以这种方式非法销售了 600 亿支卷烟。[16] 这意味着每年造成了近 60 亿美元的损失。[16] 卷烟是这种转移行为特别青睐的商品，因为它们相对较轻，易于携带，而且要缴纳高额税款。

只有少数几项研究关注欧洲境内加工程度最低的烟草制品（即生切烟丝）的走私行为。这项工作主要由 Transcrime Research 开展，并由有意遏制该区域走私行为的主要烟草公司委托进行。他们发现，2015 年东欧 15 国集团中消费的生切烟丝估计有 48.2% 是非法交易的，造成了约 10 亿欧元的收入损失。[18]其他研究还报告称，从 2006 年到 2013 年，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丹麦、匈牙利、爱尔兰、波兰、荷兰和斯洛伐克缉获了大量非法生烟草或生切烟丝。[19,20] 欧洲反欺诈办公室政策主任指出，非法生切烟丝贸易仍然是当前存在并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那里的烟草监管薄弱，并且在烟草种植和交易方面存在漏洞。[21,22]

非法贸易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在欧洲以外，一些研究调查了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非法烟叶流通情况。在非洲，这些研究大多都详细介绍了马拉维、赞比亚和邻国之间的烟叶走私行为。[23,24,25,26,27,28,29] 大部分此类活动似乎是由于邻国的烟叶购买、拍卖和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套利机会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刺激因素所导致的。[24,29] 例如，2005 年赞比亚市场上近 15% 的烟叶是从邻国马拉维走私的。[29] 在澳大利亚，生切烟丝似乎不仅通过走私进入该国，而且还在农场非法种植。[30]专家估计，2017 年澳大利亚消费的非法生切烟丝（散装烟）大约相当于 14 亿根卷烟。[30]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新西兰平均每年扣留了 2,319 公斤烟草散叶，估计每年平均有 9,541 至 25,019 公斤散叶通过走私进入该国。[31]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非法烟草的潜在流通对合法贸易流量可用数据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我们对全球范围内可能的数量知之甚少。可能需要开展单独的研究来帮助进行量化，因此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图 16

2016 年中国烟草主要进口来源国。

按进口量排序，主要进口来源国依次为巴西（42,631 吨）、美国（19,897 吨）、阿根廷（9,702 吨）、赞比亚（6,475 吨）和加拿大（3,010 吨）。

xii 安特卫普是一个过境港口和“虚拟自由贸易区”，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丰富的程序来避免缴纳直接进口税和附加税。保税海关仓储、入境加工和可临时存放货物的扩展型闸门都带来了一定益处。

xiii 补充一下背景资料，就繁忙程度来说，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的港口分别名列世界第四和第十七位，以及欧洲第一和第二位。每年，有 32 个不同的国家通过安特卫普运送超过 100 万吨的货物。

来源：*该图由作者采用BACI 的数据创建。*[2]

还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已成为未加工烟草的重要进口国。从 1996 年到 2016 年，中国的烟草进口量从 17,993 吨增至 89,801 吨，大约增长了五倍，使之成为 2016 年世界第七大烟草进口国。[2] 同样，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的烟草进口量翻了一倍以上，从 42,934 吨增至 92,892 吨，使之成为 2016 年世界第六大烟草进口国。[2] 随着中国成为烟草的重要进口国，巴西作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也获益匪浅。2016 年，中国从巴西进口了 42,631 吨烟草（图 16）。除了巴西，中国的其他烟草进口来源国还有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如阿根廷（9,702 吨）和赞比亚（6,475 吨）。这表明了烟草贸易在中低收入国家内部和之间的流通（通常被称为“南南”贸易）有所增加。

结论

这项分析揭示了过去二十年来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几个关键趋势。

- 首先，全球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国家明显转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欧洲和北美洲烟草产量所占全球份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从 19.2% 降至 9.4%，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份额则从 80.7% 升至 90.5%。
- 其次，在分析期内，巴西、印度和中国这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稳步主导了全球烟草生产。2016 年，巴西、印度和中国生产了全球近 64% 的烟草（中国约 42%，印度约 11%，巴西约 10%）。美国曾经是主要的烟草生产国（现在仍排在世界第四），但其在全球烟草生产中的份额已降至 4% 左右。
- 第三，巴西、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烟草贸易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与它们的产量不成比例。目前，全球交易的烟草约 20% 来自巴西，9% 来自印度，7% 来自中国，7% 来自美国。巴西生产的烟叶大部分用于出口，而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份额相对较小，这表明它们成功地抓住了初级生产以外的价值链增值环节。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似乎也急于效仿。
- 最后，中国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烟草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巴西。这或许是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的一个指标。

烟草生产和贸易的这一分析已明确强调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烟草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巴西仍然是主要出口国，而中国已经成为烟草的重要进口国和出口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断增加（也许象征着更为普遍的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而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下游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趋势可能对控烟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上述趋势突出说明，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控烟激励措施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烟草生产和出口萎缩，吸烟带来的健康负担正日益成为与烟草有关的唯一问题。相比之下，随着中低收入国家的烟草生产和出口攀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烟草生产和制造带来的经济利益至少可以部分抵消吸烟对健康的影响导致的负面经济外在因素。虽然这些争议可能各执一词，但必须制定条理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应对政策，从不同角度推动各个国家的烟草生产、制造和消费。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全球烟草贸易动态进行更多研究，包括烟草制成品的流通和控烟工作的影响。

[1] FAOSTA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faostat/en/#home. Accessed July 1, 2018.

[2] BACI. World Trade Database by CEPII. 2016. 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presentation.asp?id=1. Accessed August 1, 2018.

[3] Hu TW, Lee AH. Tobacco control and tobacco farm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J Public Health Policy. 2015;36(1):41-51. doi: 10.1057/jphp.2014.47.

[4]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Tobacco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xport Trends. http://nationalaglaw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assets/crs/RL30947.pdf. Updated June 3, 2003. Accessed April 11, 2019.

[5] The Tobacco Atlas. Consumption. https://tobaccoatlas.org/topic/consumption/. Accessed April 11, 2019.

[6] 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 Global Trends in Nicotine. https://www.smokefreeworld.org/sites/default/files/fsfw-report-trends-in-nicotine-1005201811.pdf. Accessed April 11, 2019.

[7] Fang J, Lee K, Sejpal N. The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oration: from domestic to global dragon? Glob Public Health. 2017;12(3):315-334. doi:10.1080/17441692.2016.1241293.

[8] ITC Limited.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 https://www.itcportal.com/about-itc/shareholder-value/annual-reports/itc-annual-report-2018/pdf/ITC-Report-and-Accounts-2018.pdf. Accessed April 11, 2019.

[9] Times of Zambia. Tobacco Vital to Economy. http://www.times.co.zm/?p=57328. Accessed April 8, 2019.

[10] East African Business Week - EABW Digital. Tobacco to Pump US$345m into Government Coffers. https://www.busiweek.com/tobacco-to-pump-us345m-into-government-coffers/. Published March 15, 2019.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1] Lusakatimes.com. Chipata in More Tobacco Factory Establishment. https://www.lusakatimes.com/2017/12/19/chipata-tobacco-factory-establishment/. Published December 19, 2017.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2] The MaraviPost. DPP-Mutharika Falls Short of 2014 Campaign Promises. http://www.maravipost.com/dpp-mutharika-falls-short-of-2014-campaign-promises/. Published March 31, 2019.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3] All Africa. Tanzania: Relief for Farmers as Mega Urambo Tobacco Factory in Pipeline.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11120109.html. Published November 10, 2018.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4] Zambia Daily Mail. State in Process of Reviewing Tobacco Act. http://www.daily-mail.co.zm/state-in-process-of-reviewing-tobacco-act/. Published March 6, 2018.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5] Port of Antwerp. Customs Solutions – We Keep Moving You Smoother. https://www.portofantwerp.com/en/customs-solutions-we%E2%80%99ll-keep-moving-you-smoother#freeport.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6] Abedian I, van der Merwe R, Wilkins N, Jha P.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Towards an Optimal Policy Mix. Cape Tow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pplied Fiscal Research Centre, 1998.

[17] Port of Antwerp. Antwerp, Your European Customs Highway. https://www.portofantwerp.com/sites/portofantwerp/files/POA-1312_Brochure%20Douane_LR_0.pdf.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8] Crime&tech and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Bulk Tobacco Study 2015: Assessing the Illicit Trade and Consumption of Cut Tobacco in 15 Markets in Europe. https://www.crimetech.it/media/BulkTobaccoStudy2015.pdf. Published December 2016. Accessed April 11, 2019.

[19] Irish News. New Smuggling Racket Smashed After Massive Tobacco Seizure. https://www.independent.ie/irish-news/new-smuggling-racket-smashed-after-massive-tobacco-seizure-26581323.html.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09.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0] Transcrime. European Outlook on the 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http://www.transcrime.it/wp-content/uploads/2015/01/European-Outlook-on-the-ITTP.pdf.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1] Euractiv. OLAF: Illicit Cut Tobacco Is a Significant and Growing Market.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news/olaf-illicit-cut-tobacco-is-a-significant-and-growing-market/. Published April 24, 2018.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2] 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Community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CECCM). Contraband Surges in Europe. https://www.ceccm.eu/wp-content/uploads/2018/02/2018-2-TOBJOURN-European-smuggling-ilovepdf-compressed.pdf.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of Malawi.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clp2011d5_en.pdf. Published 2011.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4]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Alliance One Tobacco (Malawi) Ltd. https://www.ide.go.jp/English/Data/Africa_file/Company/malawi02.html.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5] Jaffee S. Malawi's Tobacco Sector: Standing on One Strong Leg Is Better Than on None.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505031468757241265/Malawis-tobacco-sector-standing-on-one-strong-leg-is-better-than-on-none.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6] Otañez MG, Mamudu H, Glantz SA. Global leaf companies control the tobacco market in Malawi. Tob Control. 2007;16(4):261-269. doi: 10.1136/tc.2006.019273.

[27] Nyasa Times. Malawi: JTI Blames Malawi Tobacco Grower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08150474.html. Published August 14, 2018. Accessed April 11, 2019.

[28] Prowse M. Becoming a bwana and burley tobacco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Malawi.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09;47(4):575-602. doi: 10.1017/S0022278X09990139.

[29] iisd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bacco Revenue Management: Malawi Case Study. https://www.iisd.org/pdf/2007/trade_price_case_tobacco.pdf. Published June 2007. Accessed April 11, 2019.

[30] Oxford Economics. Asia Illicit Tobacco Indicator 2017: Australia. https://illicittobacco.oxfordeconomics.com/media/OXFO5877_Australia_2018_Report.pdf. Published September 2018. Accessed April 11, 2019.

[31] Ajmal A, U VI. Tobacco tax and the 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in New Zealand. Aust N Z J Public Health. 2015;39(2):116-120. doi: 10.1111/1753-6405.12389.